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殘闕褚先生補之失也

幸不深
尤焉

大宛之跡

正義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

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宛國索隱宛音苑又于袁反見自張

騫張騫漢中人

索隱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

建元中爲郎是時

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

正義氏音支按在涼甘肅瓜沙

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祁連間是也

以其頭爲飲器

集解韋昭曰飲器桺榼也

單于以月氏王頭爲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

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月氏遁逃而常

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

使道必更匈奴中

索隱更經也音羹

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

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

集解駟索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

索隱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徒省唯稱堂邑父而畧甘字或甘其姓號也

俱出隴西經匈奴

索隱謂道經匈奴

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

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

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

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

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
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
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

遣騫

索隱謂大宛發遣騫西也

爲發導驛抵康居

索隱發導謂發驛令人導引而至康

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抵至也居其尼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

康居傳致大月氏

正義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于媯水北爲王庭漢書云去

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

集解徐廣

曰一云夫人爲王夷狄亦或女主索隱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爲王也

旣臣大夏而居

索隱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爲臣而爲之地肥饒少寇
作君也正義旣盡也大夏國在媽水南

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集解駢案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隱小顏以爲要衣要領衣領凡

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于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于文字爲疏者

也

留歲餘還並南山

正義並白浪反南山卽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

至海卽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蔥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欲從羌中歸

正義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貊從豸西方羌從羊

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

集解徐廣曰元朔三年

左谷蠡王

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

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

索隱堂邑父之官號也

騫

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

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

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

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

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

索隱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

馬汗血其先天馬

予也

集解駢案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

號曰天馬

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

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

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罽于寘

集解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寘三百里索

隱扞罽國名也音汗彌寘音田又音殿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卽罽也則拘彌與扞罽同是一名也

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

隱索

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也

正義漢書云鹽澤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

水皆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山爲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沕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

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
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

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

出焉

索隱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寘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

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沕澤已而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沕澤卽鹽澤也一

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

多玉石

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

正義二國名姑師卽車師也

邑有城郭臨鹽

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

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

集解徐廣曰不土著

隨畜與匈

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

正義漢書解詁云奄蔡卽闐蘇也魏畧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

屬康居也

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

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

正義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

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泰外國傳外國

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大秦爲實衆月氏爲馬衆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

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

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

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

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祈連間

正義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祈連山以西敦

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

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

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

正義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里

至斯賓國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干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南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弋山離西條枝國臨媯水土著以銀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効王面焉

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

面索隱漢書云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

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包愷音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

爲書記

集解駢案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索隱畫音獲小顏云革皮之不柔者韋昭云外夷書皆旁

行今南方林邑之徒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正義

書皆旁行不直下也

上力

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黎鞬在

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多金

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難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

璃琅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

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爲及五色水晶爲壁人民多巧能

化銀爲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

舍以珊瑚爲柱琉璃爲牆壁水精爲礎舄海中斯調州

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極細手巾齊數匹

與麻蕉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間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爲火浣布魏畧云大秦在安息條支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爲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爲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爲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擲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卽焦僥國其人也

條枝

索隱漢書作犁軒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使

自鳥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

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

稻有大鳥卵如甕

正義漢書云條枝出獅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

息王滿屈獻獅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鵝鷹身蹄略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

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

善眩

集解應劭曰眩相詐惑正義顏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

安息長老

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索隱魏畧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

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

之上括地象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爲
王母取食也正義此弱水西王母既是安息長安耆老
傳聞而未曾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
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
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
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
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
山卽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
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
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源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在
于寘國南二千七百里于寘去京九千六百七十里計
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
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
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

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

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
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

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

集解徐廣曰身或作毘又作訖索隱

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卽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
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
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脩浮圖道不殺
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
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
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
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
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
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
以天地之中也浮圖經云臨毘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

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脇出生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腳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卽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卽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阿卽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種稻歲四熟留役馳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初利天鳥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卽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衆像之始後人所

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爲石没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
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
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是青石
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
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
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
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
在北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
此今袈裟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卬竹杖蜀布

正義卬都
卬山出此

衣是也

竹因名卬竹節高實中或
寄生可爲杖布土蘆布

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

國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
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

臨大水焉

正義大水河也

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

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

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

奴所得從蜀宜徑

集解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

又無寇天子旣聞大

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

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

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

九譯

正義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

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

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

正義犍其連反犍爲郡今戎州也在益州南一

千餘里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駢出冉出徙

集解徐廣曰屬漢嘉索隱李奇

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正義茂州向州等冉駢之地在戎州西北也

出邛僰

正義僰蒲北反徙在嘉州

邛今邛州僰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也

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笮

集解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索隱韋昭云笮縣屬越嶲音昨案南越破後殺笮侯作笮都爲沈黎郡

又有定笮縣正義氏今成州及武等州也笮白狗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

南方閉嶲昆明

正義

嶲州及南昆明夷也皆在戎州西南

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畧漢

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

集解徐廣曰一作城正義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有滇越越嵩則通號越細分而有嵩滇等名也而蜀

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

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

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

索隱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

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正義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

其明年騫爲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

圍李將軍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

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

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

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

匈奴中聞烏孫王好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

匈奴攻殺其父

索隱漢書父名難兜
靡烏大月氏所殺

而昆莫生棄於野

烏噉肉蜚其上

集解徐廣曰讀噉與銜同酷吏傳義縱
不治道上愈銜之史記亦作噉字索隱

噉音銜蜚
亦飛字

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

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

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旣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

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子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罽及諸旁國烏

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旣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

來

集解晉灼曰其國人

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

集解

蘇林曰鑿空開通也騫開通西域道索隱案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

其後使往

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

集解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

稱其意以諭外國李奇曰質信也

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

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

集解徐廣曰漢書作及若

意義亦及也

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

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

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

集解駉案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

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

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

而漢始築令居以西

集解徐廣曰屬金城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

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

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持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旣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雋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夏

集解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

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

輩出此初郡

索隱初郡謂越雋汶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皆叛而併廢之

抵大夏皆

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

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

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

集解徐廣曰元封二年

斬首虜數萬人而

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旣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

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
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
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

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集解
服虔

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
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爲漢使所侵易

度漢兵遠不能

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

樓蘭姑師小國耳

集解徐廣曰
卽車師

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

尤甚

集解徐廣曰
恢亦作怪

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

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

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水欲

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

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

還封破奴爲浞野侯

集解徐廣曰元封三年

王恢

集解徐廣曰爲中郎將

數

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

封恢爲浩侯

集解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

於是酒泉列亭鄣

至玉門矣

集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索隱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括地志云沙州龍

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

遣宗室女江都翁主

集解駢案漢書曰江都王建女

往妻烏孫烏孫王

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

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

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

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

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

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

索隱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畧云黎軒多

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爲今之
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小

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

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

石采來

集解瓚曰漢使來取持將來至漢

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

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

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

富厚焉於是大轂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

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

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轂抵奇戲歲增變甚盛
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
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
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
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
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
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
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

漢使取其寶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

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

集解徐廣曰多作錢

字又或作鐵字

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

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旣多其少從率多進熟

於天子

集解駸案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

言曰

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旣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

敗

集解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孔文祥云鹽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

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馳馬糞爲標驗以其道路惡人畜卽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魑魅魍魎也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

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

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

集解

如淳曰
罵詈

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

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

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

人彊弩射之卽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

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

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

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

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

集解徐軍曰恢先受

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

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

索隱哆音尺奢反又尺者反

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旣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

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
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
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
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

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

集解徐廣曰太初二
年趙破奴爲浞稽將軍二

萬騎擊匈奴不還也

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

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

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

集解晉灼曰易輕

爲外國笑

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員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

城集解徐廣曰空一作亢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

益發戍甲卒十八

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

集解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

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

而發天下七科適

正義音謫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

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
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及
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
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
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
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
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
兵欲行政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
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

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

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
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
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
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
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
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

索隱昧蔡大宛
將昧音末蔡先

葛反

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

燉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

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
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
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
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
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
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
守詣大將軍

集解如淳曰時多別將
故謂貳師爲大將軍

四人相謂曰郁成

王漢國所毒令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

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

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
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
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

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

集解

駟案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

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

集解徐廣曰奮行者及以

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也

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

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

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

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

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

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集解徐廣曰一本無置字酒泉都尉

集解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爲淵字也西至鹽水往往有

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

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崙崙其高二千五百餘

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

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

集解

鄧展曰漢以窮河源于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爲河源出于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于崑崙也索隱惡音烏於何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于大夏于寘于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爲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爲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于冢崙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寘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並禹貢各互舉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

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索隱案漢書作所有放哉如淳云放

蕩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卽信耳而荀悅作放効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蔥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大宛列傳爲發導驛抵康居。○凌稚隆曰按導驛二字觀後書烏孫發導譯送騫還則此驛亦當作譯

旣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爲臣而爲之作君也。○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言大夏服屬爲臣而月氏因居其地也地肥饒亦言大夏故月氏居而安樂之

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少從

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余有丁曰進熟或是進見而熟於天子故得以進言若老成者憚行役不肯言矣注熟美之說未必然也

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集解徐廣曰空一作亢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

○臣照

按兩空字或作穴今考其文義蓋上空字是穴字耳水穴猶水源觀後文甚明蕩敗之說非是蓋

欲奪其水非灌以水也灌以水則又何渴乏之有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
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卽太史公所謂禹本
紀者歟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集解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
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

正義言文之敝小人以儻謂細碎苛法亂政

而俠以武

犯禁二者皆譏

正義譏非言也儒敝亂法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於世者故太史公

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

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

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

索隱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

功名則見記於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

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

人也

集解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皙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

讀書懷獨行君子

之德

索隱行音下孟反

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

憲終身空室蓬戶

正義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

獨坐而
弦歌也

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

索隱厭飽
也於艷反

四百餘年而

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

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旣已存

亡死生矣

索隱阨
音厄

而不矜其能蓋伐其德蓋亦有足多

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

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

集解

徐廣曰在廣川正義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
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

夷吾桎梏

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

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

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

有德

索隱己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己受其利則爲有德何必知仁義也

故伯夷醜周餓

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

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

索隱以言小竊則爲盜而受誅也

竊國者侯

侯之門仁義存

索隱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

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

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

索隱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

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
卑論儕俗以取榮寵也

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

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

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

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

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

得而聞已近世延陵

集解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
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

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何
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

孟嘗春申平原信陵

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

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

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

索隱

施音以
歧反

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

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

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

索隱

扞卽捍也違扞當代
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

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

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

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
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

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

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輶牛

集解徐廣曰音維駟

案漢書音義曰小牛索隱輶音古豆反案大牛當輶小為輶牛

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

陰脫季布將軍之阬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

索隱案季布為漢所購求

朱家以布髡鉗為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貴終
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

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劒父事
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
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
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
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
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好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戲
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
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

閻氏

索隱閻音間案爲邦都所誅

陳周庸

索隱陳國人性周名庸

亦以豪聞景

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

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集解徐廣曰陝疑當作邾字邾川有邾縣南越傳曰邾壯士韓

千秋也索隱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爲邾陝音如冉反邾音

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軼人也

索隱漢書云河內軼人也

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

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

少時陰賊

索隱以內心思害

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

報仇藏命作姦

索隱案謂亡命也

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

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

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

索隱

蘇林云言性喜爲俠也

旣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

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

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

索隱負恃也

與人飲使之嚼

集解徐廣曰音

子妙反盡酒也

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

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

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

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

集解徐廣曰遣使去

罪

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

索隱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

作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

集解如淳曰更有三品有

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

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數音朔數頻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主反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

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

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

索隱色具反

終不聽客乃見郭

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

索隱謂屈曲聽解也

解乃謂仇家曰

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

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

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

索隱漢書作無庸蘇林曰

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
令洛陽豪居其間也

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

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
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

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

舍養之

集解如淳曰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欲爲解

迎亡者而藏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

索隱案訾不滿三百萬已

上爲不中

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

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

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
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
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
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關下上

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

集解徐廣曰屬馮翊正義故城

在同州韓城縣南

身至臨晉

正義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

臨晉籍

二十里漢夏陽也

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

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

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輒有
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
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
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
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
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
爲俠者極衆赦而無足數者

集解徐廣曰赦倨也

然關中長安樊

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

孺

集解徐廣曰鴈門有鹵城也索隱漢書作魯公孺魯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

臨淮兒長卿

東陽田君孺

索隱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義其東陽蓋貝州歷亭縣者爲

近齊故也

雖爲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

索隱蘇林云道猶方也如淳云京師四出道也

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

羽公子

索隱舊解以趙他羽公子爲二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

南陽趙調之徒

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

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

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旣乎

集解徐廣曰人以顏狀爲貌者則貌有衰落矣

惟用榮名爲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旣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倨籍籍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雖於更偉哉翁伯人貌榮名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游俠列傳。

臣照

按遷意所不滿莫若公孫丞相及衛

霍觀佞幸傳之闌入衛霍可見此言儒不如俠其所爲儒卽指公孫輩言而班固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亦不達其旨矣

侯之門仁義存索隱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余有丁曰按此卽上文嚮其利者爲有德意也索隱注未明

近世延陵集解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云
趙襄子呂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
代何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楊慎曰延
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作傳其名者
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
傳旣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
貢也子貢旣入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故曰延陵
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

若趙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

且無用待我待我去。王若虛辨惑曰疑重用待我字然關中長安樊仲子至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臣照

按此數行皆後人所續玩前後文義自得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集解徐廣曰遇一作偶

固無

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

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

索隱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

然籍孺以佞

幸孝惠時有閼孺

正義籍閼皆名也孺幼小也

此兩人非有材能徒

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閼說

索隱閼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

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闕由之

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鵒貝帶

集解

駟案漢書音義曰鷄鵒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隱許慎云鷄鵒鷺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鷄鵒

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鷄鵒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

傅脂粉

索隱傳音附

化

閼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

正義惠帝陵邑

孝文時中寵臣士

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

索隱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

北宮

伯子

正義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按伯子名北宮之宦者也

北宮伯子以愛人長

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爲文帝參乘鄧通無技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

集解徐廣曰後屬犍爲

以濯船爲黃頭郎

集解

徐廣曰着黃帽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能持權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

其郎曰黃頭郎索隱濯音棹遲教反

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

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袂

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索隱袂音薦袂衫襦之橫者

帶後穿覺而之漸臺

索隱覺音教正義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未央宮

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

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卽見鄧通

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氏名通文帝

說焉

索隱漢書云上曰鄧猶登也悅之

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

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

正義

賜通巨萬以至十也

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

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

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

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

正義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

三里有銅山卽鄧通得賜銅

得自鑄錢鄧氏錢

正義錢譜云文

字稱兩同

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帝

喑吮之

索隱喑音任格反吮音仕克反

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

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喑

癰喑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爲帝喑吮之心慙由

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

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

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

集解韋昭曰景帝姊也索

隱案卽館陶公主也

吏輒隨没入之

索隱謂長公主別有物賜通吏輒没入充贓也

一簪

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

索隱謂公主令人假與衣食

竟

不得名一錢

索隱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没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

寄死人家孝

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

索隱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

文今兼文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

索隱案庸常也言仁最被

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

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索隱

音偃又音於建反

宦者則李延年

嫣者弓高侯孽孫也

集解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顏當也

今上爲膠東王

時媽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
善佞上卽位欲事伐匈奴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
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媽常與上臥起江都王
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
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
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媽驅不見旣過江都王怒爲皇
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媽索隱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
太后由此嫌媽集解徐廣曰嫌讀與衛同漢書作衛字媽侍上出入永巷

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媽死上爲謝終
不能得媽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

索隱說音悅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

坐法腐給事狗中

集解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或犬監

而平陽公主言延

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呂貴延年延年

善歌爲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

年善承意弦次初詩

索隱初詩卽新造樂章

其女弟亦幸有子男

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

媽也

集解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埒者疇等之名久之寢與中人亂

集解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

出入驕恣及其女弟季夫人卒後愛

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

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索隱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鵠入侍傅粉承恩黃頭賜蜀宦者同軒新聲都尉挾彈王孫泣魚竊

駕著自
前論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佞幸列傳文帝說焉索隱漢書云上曰鄧猶登也說之
○臣照按漢書無上曰二字鄧猶登也乃班固疏解
之辭索隱臆增之也

文帝崩景帝立○史通曰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
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
過於常人乃不甚篤於韓嫣也○楊慎曰仁寵最過

爲句庸不乃甚篤爲句不否定索隱句讀已非解又
可笑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索隱滑稽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辭云將突梯滑稽

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稽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稽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

正義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

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

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

索隱髡音苦魂反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

物也

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

之時喜隱

索隱喜音許既反喜好也喜隱謂好隱語

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

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

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

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

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

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

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

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

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索隱案索訓盡言冠纓盡

絕也孔衍春秋後語亦作冠纓盡絕也

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

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

索隱案謂爲田求福穰

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

集解徐廣

曰篝籠也索隱案甌窶猶杯樓也窶音如婁古字少耳言豐年收掇易可滿篝籠也正義窶音樓篝音溝籠也

甌樓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

汙邪滿車

集解司馬彪曰汙邪下地田也索隱卽下田之中有

薪可滿車正

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

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齊黃金千鎰白壁
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
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
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
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
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
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奉

鞞鞞臄

集解徐廣曰鞞收衣褰也褰衿也鞞臂捍也音
溝鞞曲也臄音其紀反又與跪同謂小跪也索

隱審音卷紀免
反謂收袖也

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

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
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

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

貽不禁

集解徐廣曰貽吐翫反直視貌索隱貽
音與睽同謂直視也丑翫反又丑二反

前有墮

珥後有遺簪髻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

索隱案上
云五六斗

徑醉矣則此爲樂亦甚飲可八斗而未
徑醉故云竊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

日暮酒闌合尊

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

髡而送客

集解徐廣曰一本云留髡坐起送客

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

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

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

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

正義今鴻臚卿也

宗室置酒髡嘗

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

索隱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旃亦同旃其字耳優孟在楚旃

在秦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

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

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

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

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

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

爲槨槨楓豫章爲題湊

集解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正義槨頻縣

反

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

其後

集解駟案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

廟食太牢

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

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柰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

畜葬之以壠竈爲椁

索隱皇覽亦說此事以壠竈爲壻突也

銅歷爲棺

索隱

歷卽釜鬲也

齋以薑棗

索隱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棗於其腹中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

鹽之也

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

索隱

皇覽云火送之著端葬之腸中

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

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

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

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

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

索隱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之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卽爲孫叔敖

衣冠抵掌談語

集解駢案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也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

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

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

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

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
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
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
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
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
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
死方令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
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

集解徐廣曰在固始正義
今光州固始縣本寢邱邑

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于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邱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邱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邱不奪也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陞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陞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

正義御覽反

大呼曰

陞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

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陞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

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

正義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

優旃曰

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

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

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

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陰室於是二

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

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陞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方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

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

侯母

索隱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

常養帝

正義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家高祖六年封

子他孝景六年棄市國除蓋他母常養武帝

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

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

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其所有公田

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

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

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

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
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
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
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
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
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
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

索隱謂武帝罰
謫譖乳母之人

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

索隱仲長統云遷爲滑稽傳敘優游事不稱東

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爲是又非也正義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與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志云富平故城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以好

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

索隱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

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卽傳記雜說之書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

正義百官

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

領之秩六百石

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

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

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

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

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

索隱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沈之

避世

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

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

索隱案謂

朔設詞對之卽下文答客難是也

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

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

爲海內無雙卽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
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
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
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
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
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
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

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

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
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
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
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
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
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正義在長安縣
西北二十里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索隱重音逐龍反櫟音厯重櫟
欄櫟之下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
重櫟處也

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

索隱騶音鄰此

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駟然也

遠方當來歸義而

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

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
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

集解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

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
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
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

事

集解徐廣曰衛青傳云甯乘說青而拜爲東海都尉

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

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

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

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

綬

集解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綬

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

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

集解徐廣

曰東郭先生也

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

索隱此指東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

寶玉也

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諂

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

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
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教倉當闕口天
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
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
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索隱
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于楚不言髡又說苑云魏
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于齊皆畧同而事異殆相涉
也亂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
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

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
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
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
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
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

索隱漢書宣帝徵勃
海太守龔遂非武帝

時此褚先生
記謬耳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

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

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
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
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
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
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
治北海正義今青州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
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
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

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

正義今相州縣也

豹往到鄴會長

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

正義河伯華陰潼鄉

人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遂爲河伯娶婦也

以故貧弱問其故對曰鄴

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

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

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娉取

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

張緹絳帷

正義緹他禮反顧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啼厚繒也

女居其中爲具

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

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没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正義亭三老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十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

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
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
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
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
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
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
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
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

西門豹簪筆磬折

正義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
插在冠前謂之爲筆言插筆備禮

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
石凡十二片樹在廟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

人腰側
似也

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

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

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

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

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

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卽發民鑿

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

正義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

渠也溝洫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興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于是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左思魏都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濯其後也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

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

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
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
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
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
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
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
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集解 駟案 魏文帝問羣臣三不

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

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耻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卬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旣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索隱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褚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爲政清靜唯彈

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思故不忍欺之豹以威
化御俗故人不欺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爲允
也當

索隱述贊曰滑稽鷗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學不失
詞淳于索絕趙國興師楚優拒相寢兵獲祠偉哉方
朔三章
紀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滑稽列傳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黃氏曰抄曰三年不飛不鳴之語楚世家以爲伍舉語莊王今滑稽傳又以爲淳于髡說齊威果孰是孰非耶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史通曰優孟在春秋楚莊王時淳于髡在戰國齊威王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正義呂氏春秋云楚

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

呂氏春秋異寶篇所言與正義所引大同小異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讖可長有

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

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西京雜記作東方朔

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凌稚隆曰：按此淳于髡事，誤入於此。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漢書循吏傳作議曹王生。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集解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

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
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
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案名卜
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
也故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
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于卜者太卜之起

由漢興而有

索隱按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咸

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

索隱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

季主見
列仙傳

卜于長安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

日俱出洗沐

正義漢官儀五
日一假洗沐也

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

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

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

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

索隱卜數猶術數也音
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

之亦通筮必以易
易用大衍之數也

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于卜肆中天

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

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

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
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
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

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

索隱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而自

飾也危一作免謂俯僂為敬

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

觀于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

索隱音烏故反

司馬

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
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

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
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
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

誇嚴以得人情

索隱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

虛高人祿命以說

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
謝以私于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
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
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

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

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

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

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得為喜去不為

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

羞矣卑疵而前

索隱疵音貲

熾趨而言

索隱熾音纖熾趨猶足恭也

相引

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賔正

集解徐廣曰客故謂之賔人求長官謂之正

以求

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

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于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
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
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
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于親犯法害民虛公
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
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
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奸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
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

索隱音釋
適猶調也

才賢

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

竊位也

索隱奉音扶用反

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

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

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

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于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

棋

集解徐廣曰式音棧索隱按式即棧也旋轉也棧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網加地之辰故

云旋式棋者筮之狀正棋蓋謂下以作卦也

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

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

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

索隱謂若卜之不祥則式不收

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

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

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

索隱倣音方往反

以破敵國

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

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

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

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

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

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于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于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于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

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集解徐廣曰一作險莫大于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于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

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

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

索隱芒音

莫郎反

悵然噤口不能言

索隱悵音暢噤音禁劉氏音其錦反

于是攝衣而

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

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于殿門外乃相引屏

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

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

集解徐廣曰音所駟案離騷經云懷

椒糈而要之王逸云
糈精米所以享神

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

索隱
糈者

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不見奪其
糈米若為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

此相去遠矣

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

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

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

集解徐廣曰
曾一作莊

未有以異

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

傳王墮馬薨誼不食葷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索隱
言宋

忠賈誼皆務華而喪
其身是絕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擔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
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

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
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
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
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
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
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
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
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

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
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
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
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
不吉叢辰家曰大凶厯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
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
行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著于墨
子齊楚異法書凶罕紀後人斯繼季主獨美取免暴

秦此焉
終否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日者列傳○凌稚隆曰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所作
劉辰翁云觀其辨肆淺深亦豈褚生所能

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
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
焉○龜策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是漢興即有太卜
不因文帝而更興盛也由漢興而有者蓋言漢興以
來即有之矣索隱說迂

比周賓正集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

○徐孚遠曰賓正猶擯正也徐說煩曲不明

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謂若卜之不祥則

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

臣照

按若卜而

後收子則子之不得收者多矣古之人豈傷天理絕

人命若是索隱之說謬矣蓋言生子必視其時日占

其吉凶其後亦俱有應云爾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考證